

新月_三

上海书店

新 月

第 二 卷 第 一 號

上 海 新 月 書 店 發 行

民 國 十 八 年 三 月 十 日

新月月刊第二卷第一號



泰谷爾先生鋼筆漫畫之一

新月月刊第二卷第一號

目 錄

泰谷爾先生鋼筆漫畫……………志摩藏

杜威論革命（遊俄印象之一）……………志摩譯

藝術家（獨幕劇）……………皮西譯
A. Arlene

小蛤蟆（小說）……………凌叔華

法蘭先生畫稿之一……………志摩藏

貼身女僕（曼殊非兄著）……………西滢譯

美國的吏治法與吏治院……………羅隆基

「濃得化不開」（之二）香港……………徐志摩

法蘭先生畫稿之二

志願藏

結婚以前（阿黑小史之七）

沈從文

觀音花（小說）

冷西

昆漢斐拉德爾家的姊妹

哥德原著
蕭石君譯

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續完）

光旦譯意

書報春秋（三則）

劉英士

一 最近世界各國政黨（顧樹森編譯）

二 社會主義史（趙蘭坪著）

三 西洋史ABC（傅彥長著）

海外出版界（四則）

葉公超等

杜威論革命（遊俄印象之一）

徐志摩譯

美國哲學家杜威先生去夏到俄國去遊歷，歸後寫六篇文章，刊登紐約新共和周報。這六篇文章譯者認為是完全不雜成見的觀察，只有學養俱深如杜威先生才能見到，才敢寫出；尤其他的關於革命的感想正供給我們一個新觀點，憑此我們可以反篇我們自身的成就如何，給有心人們一些思索的推力。杜威先生的文章卻不是流利的一派，樸實，迂迴，而且有時不免繁複但這也正見他思想的不苟且，爲要保持印象的真事願不顧文體的美。這也許也是一杯『苦茶』，它的警醒的力量是無可置疑的，而且竟許還有回甘。譯是極粗率的直譯，念去澀口當然，但譯者自信他沒有敢在譯文裏修剪原來重疊的羽毛。還有五篇，論教育的居多，不日可以譯得，打算集起來由新月書店印成一個小冊子。

彼得堡 (Petrograd) 成爲列寧堡 (Leningrad) 的改變是無疑問的一個象徵，但我們卻不易認定那象徵是什麼。有時候它好像是標點一個圓滿，一種投胎再世的完成。在別的時候它又像是嘲諷的一類。我們可以設想一個反對現在局面而的人在這破爛的骯髒的城子受列寧的名

字的洗禮的事實裏得到一種惡意的滿足；在他看來它那頹廢的，幾於在腐潰中的情況對於鮑雪微幾創始一個新而更好的世界的誇口正是恰好的案語。但我們也知道在（大）彼得的強有力的意志所產生的的城子裏刻鏤著的不止是他的名字。在這城子裏所有的事物都使人想到他的有創造力的躁急。竟許，進一步說，正如我們常聽得提到，大彼得才是鮑雪微幾的第一人，列寧無非是他的繼承者，他的肖子。

無論如何，就說城子是不整潔，它那彫聖斑駁的的灰牆像是一身襤褸的飽服，我們得到的印象是動，是生機，是精力。在那裏的人做事種種的情形就像是某種重實的壓迫的負擔新從他們的肩頭移去，就像是他們適才覺悟到初經解放的精力的意識。有人告訴我阿那托爾法朗士遊俄國的時候他決意不收集任何統計，不需要任何材料，不調查任何「情況」。他就在市街上跑路，從民衆的面相與姿態取得他的觀念。原先不曾到過，我沒有比較的標準來衡量我眼前見到的種種。話雖如此，別的國裏的一般民衆我卻見過，我不能相信由他們傳達來的一種新生命的感覺是一個幻想。我是願意相信我在書報上看到的，說在俄國有多數的男子女子在禁錮中在受壓迫的苦惱中過活，正如我相信有不少人是在放逐中。但我眼前見到的另一大羣人，走街的，跑公園的，上俱樂部的，看戲的，玩博物館的，又何嘗不是一個實在，他們那亢爽的壯直的態度是無可置疑的。由此我不由得不感覺到也許那一種的實在是屬於過去的，一個革命的一種插話，第二種的實在是現在與將來的，生命經過大革命以後所解放的勇

敢，精神，與自信力的真髓。

在最初到列寧堡的幾天內我的頭腦是在新來印象的旋渦中。爬梳是不易的，我茫然的過我的日子。但漸漸的出來了一個明確的印象，自此就留存在我的心裏，並且曾經隨後的經驗的證實。我所曾聽到關於共產主義關於第三國際的其實是太多了，關於（俄國）革命太少，關於鮑雪微幾太多，就使說最後的革命是完成於他們的領導。我現在明白研究歷史的人該得知道革命所解放的勢力不是初起發動事變那些人們的努力的機能（任何數學的意義），更不是他們的見解與希望的。因為在求了解俄國的情形上當初不曾應用這明顯的史學的真理感到不快，我竟要把我的誤會歸咎到別人身上——我怨那些附和的與讚美的，也怨那些批評的與作對的，他們關於鮑雪微幾主義與共產主義無窮盡的講與寫正使得我誤解，使我反而茫然於一個革命的更基本的事實——這一個革命與其說是僅僅政治的與經濟的還不如說是精神的與道德的（*Psychic and moral*）（只這是說可以從這方面意會，不是說定它是那樣的）；一個在民衆對於生活的需要與可能性的態度的革命。在這反動中我也許傾向於輕視學理與期望的重要，它們的作用是在發動那解放在壓迫中的精力的機關。現在想估定在俄國當前的生活上鮑雪微幾理想與共產主義法式的確切的重要我還是不敢輕下斷語；但我以為不僅共產主義的現狀，就說它的將來論重要也不能比到這心與精神的完成的革命的事實，這一民族的解放到意識他們自身是造成他們最後的命運的一個決定的權力。

這樣一個結論也許似乎偏謬。這話在以馬克思正統學說爲俄國革命的全部意義的人們當然不能聽，在一般心目中只有流行的蘇俄觀念的人們也一樣不能容許。但是一方面我雖則絕不想輕看鮑雪微幾馬克思主義的命運在俄國乃至在全世界的意味，我還是堅持我的見地，以爲這一邊的事不能與別的一點子可以稱作革命的有同等的重要。共產黨人他們自己的話是：現有的狀況不是共產主義，而祇是到共產主義的一個過渡；按產史的辯證法鮑雪微幾的功能是在消滅它自身，普羅列塔里亞的專政祇是階級鬥爭的一個現象，在別國裏存在著的波淇窪專政的正文的一個反文；這現象在未來的整文中一定是要消失的。現狀是過渡的狀況；那事實是極明顯我們不難承認。至於說這一定是過渡到馬克思產史哲學所規定的確切的終局，那就是一個信條，當着新起的精力的實在，分明是沾着敝舊的絕對性的玄學的氣味以及過去的直線式一條邊進化論的陳說的了。

但另有一個比這更親切的印象。說某種形態的共產主義許從現在的「過渡」產生當然是可能的，雖則它現時存在的憑證是極微細。但我們不能不感到這一點，即使它終究是出現了，那也不能是原因於馬克思哲學的繁重的而且在現時已然成爲刻板的方式，它來是因爲那一類的情形是適合於因革命而覺悟到自我意識的一個民族，而且它出現的形態，他們自身的願望所制定的。如果它失敗，它失敗是因爲革命所解放的精力是自然的不能遷就根產於不相關的條件所構成的方式——除了根據一個歷史的產遷的單獨的必然的「法律」的假設。

任意如何說法，如其我們根據從列事優外表得來的印象來下案語，共產主義的實現是遠在遙遠的將來。我說這話不僅因為就是他們的領袖也把現狀認作僅僅一個初步，就算初步都不能說完全，另一個理由是現行的經濟是這分明的在所有的面貌上一個幣制經濟。我們曾經設想假如一個人完全不知已往的事績也沒有關於它的經濟狀況事前的期望他到了列事優所得到的是如何的感想。那當然不易完全解除心上原有的見解來對答這假定。但我有一個頗強的感覺，以為一方面固然我可以看到一個與此外的世界真實的心理的與道德的區別，它那經濟狀態比到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還不曾從內外戰爭，圍困與災荒的窮乏回復原狀的，卻不一定有什麼特別的異樣。

最先得到的印象是窮，雖則不是悲慘的窮乏；倒是覺得這均勻的窮未始是完全沒有意味，彷彿唯一的共產主義是共同一個同樣的境遇。但不久眼內就有分別看出來。在世界上任何大城市裏見到的人我們很容易分清，單憑衣著與舉止，至少四個階級，也許我們該說類別。這裏極端的不是那樣觸目，尤其是在奢侈與炫耀那一邊。各級間的相抵比到我們在倫敦或紐約所見到的來得更近。但分別一樣是有的。雖則頗頗長的排列看得見在有些店鋪的門前候著，猶其是賣喫食的所在，但如何窮苦的相道卻看不出；民衆都是喫的好好的；戲院，酒館，公園，以及別的娛樂的場所都是滿擠的——而且那些去處的代價是並不便宜。店鋪的窗櫺裏擺著的是我們在別的地方見到的同樣的貨物，雖則那些貨品往往使人聯想起廉價的市

場，小孩的玩具與低價的珠寶在應權量招引更多的看客，這邊正如別確一樣。不論使的是什麼錢——我才說過，論質即使不論量這邊有的是純粹的幣制經濟——分明金確的流通是很方便的。

我祇案著我初到時幾天內的印象說話，至少是與後來的事實可互相印證的那些，以及直接從外表上得來不應疑問解答與討論的那些。特種的知識，麼後從更確切的採訪得來的，顯出早期的印象有應修正的地方。就比方說為什麼這兒人們那麼會化錢，在生活必信上和在應樂上一樣花費，主要的理由是因為在這邊全盤政治的操縱就在防應私人的積應，意思是在使金確成爲一種直接的當時的享用的手段，不是將來的動作的工具。同樣的，在進一步研究以後，原先把他們的經濟制度認作與別的窮乏的國家的相類的印象也不是完全準確，因為雖則現局面分明是資本主義的，但這是政府的資本主義而非私人的。但這些後來的修正卻並不消沒早期的印象，只是把印象轉變成了觀念。這兩相抵補的結果在我是恰恰轉換了我先前成見所形成的透應。最使我感覺到親切的是一個廣大的人的革命，它所引起的——或者說，它本身就是——是精力，勇敢與自信力的一度的湧起。這個感想一推上前，原先以爲那革命是經濟的與工業的觀念就同程度的往後退——這不是說這方面，即祇它的已往，不關緊要，但按現狀看來，那卻不是一個人性的，心理的革命原因，而祇是那革命的一個事件。我在本確時不會推求到這個結論許是我自己的蔽塞。從歷史的尤亮裏回看再下案語，應正是該得意確

到的。但既然側重經濟的叫囂，如我說過辯護施雪微幾與反對的一致的堅持這一點，許曾經清感別人的觀察，正如我自己的確然受著影響，我不得不寫下我這來的出於意料而且特強的印象，就是在俄國最顯著的事實是一個革命，從它所解放出來的人的權力是不曾有過先例的，因此它的重要不僅是在俄國本身，而是有關於全世界的。

著邈久嫻新彈詞

鄧以塾譯
實價一角二分

「若邈與久嫻」是莎士比亞的傑作之一，其中的「園會」一場，尤其媚纏綿，令人百讀不厭。現由鄧以塾先生用彈詞的新調，把有情人的心曲極委的表現出來，花前月下，人手一編，相與共讀，那末莎翁名劇的流風餘韻，一定更可以叫我們倍增快樂。加之這本小書印刷精良，插圖珍貴，裝訂美麗，拿它做餽贈的禮品，尤其清雅別致，

新月第十一期要目

新月第十二期要目

入聲攷

胡適

家德

徐志摩

死城（北京的一晚）

徐志摩

一個沒有性氣的人

西瀝

阿金

沈從文

小劉（小說）

凌叔華

沃尼爾

張嘉鐸

詩

徐志摩
饒孟侃

詩

志摩

真與假

彭基相

莎士比亞傳略

梁實秋

旅店（小說）

沈從文

韋菲君（第二幕）

陳楚淮

韋菲君（續完）

陳楚淮

零星

胡適
實秋

書報春秋
島崎藤村和他的「新生」

查士元

海外出版界（二則）

葉公超

零星

韋

我們的朋友
致真美善的
盧白先生

陳淑

海外出版界（二則）

葉公超

藝術家

英國 A. A. Milne 編
皮西 譯

人：他，她

景：這是一所鄉下小房子的客廳——這一所男人住的。經過一個開着的門，從花園裏忽然走進一個女人。她回頭瞧，看後面沒有人跟着她，瞧室內週圍，看室內只有她一個人；現在忙起來。她要找的是一封信；郵差剛送來的，應當在這兒待候它的收主。現在她找到書桌上，這時候她不是一個人啦。有一個男子在那個開着的窗戶外邊。她歛一口氣，很滿意地從桌上檢起五六封信來，剛要細看，那位男的走進來打攪了她。

他（客氣地）啊？

她喔，你嚇死我啦！（她一看，是一個生人）喔！

他你好呀！對不住，嚇你一跳。

她是。因為錯了人了，我嚇得特別的厲害。

他那會特別的厲害，自然啦。

她我以爲你是麥哲生先生。

他 我怕我不是吧。

她 可是，這並不是你的錯。我想那個名子是他先有的。

他 麥先生跟你有約會麼？

她 有……哼……沒有。

他 （客氣地）你怎麼說都好。

她 多謝你。那末，大概是……是……沒有。

他 （點點頭）還是沒有。

她 你瞧——今天熱得可怕，是不是？

他 真熱。

她 是呀 我向來沒有這樣熱過。

他 未來是叫人出汗的事。

她 什麼事？

他 （指書桌）那類事。

她 （發怒）難道說你以為我……你……先生……

他 我姓白。

她 白先生，謝謝你。

他 不用客氣。

她 你疑惑我——請坐吧。（指沙發，那個沙發的背面向着書桌）

他 你請坐。

她 我想我不要坐，謝謝你。我喜歡站着。人家說站着於姿勢有益。請你坐吧，（她又指沙發）

他 我想我也要長進長進我的姿勢。

她（小聲說）討厭！

他 沒聽見，對不住。

她 沒有什麼。我正在……白先生，貴姓是白吧？今天熱極啦，是不是？我是說過了嗎？

他 用的字稍有不同。一樣的意思倒是發表過。那幾封信我替你放下吧？

她 不用，不用，多謝。我——我喜歡拿着它們。

他 我正要將麥先生的信轉寄給他去。這是第二次的郵差，是不是？我可以嗎？（他伸出手來）

她（故作驚訝）喔，這都是他的信嗎？可不是嗎！（她一封一封的遞給他）一，二，（這第三封是她要的。她把其餘的掉在地上）喔，我真笨！（當於他低頭去撿信的時候，她把那一封信偷偷放在她手裏的小袋裏。但是他也很够快）